

争做环保使者 共创绿色文明



第五届扬子江诗会关注诗歌与青年——

伟大时代需要清新的啼鸣

□ 本报记者 冯圆芳

12月19日,第五届扬子江诗会·江苏青年诗人作品研讨会暨大家讲坛在线上举行。作为江苏倾力打造的“扬子江”系列文学活动品牌之一,扬子江诗会每年聚焦不同的诗歌话题,今年则将目光投向了“诗歌与青年”。此次研讨的20名青年诗人,是江苏诗坛时隔20年后又一次对青春力量进行整体遴选,新人们的迅速成长成为一大亮点。

“诗歌与青年”的话题为何值得关注?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批评家何平坦言自己青年时期也写诗,他发现人在青年时期对诗歌的爱好,将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;或使他成为诗人,或提升其审美修养、激活他在其他文学领域的创作,或引导他通向哲学、思想的广阔领域;诗歌所培育的大批“审美国民”,又构成了良性、繁荣的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此外,青年是新诗的一个很重要的读写群体,通过勘探青年诗人的创作,能发现诸多值得深究的话题,从而为新诗创作凝聚共识。”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诗人、评论家傅元峰说。

伟大时代需要清新的啼鸣。大家讲坛上,傅元峰首先谈起的,是他对当下青年诗歌创作的批评——功利写作大量存在,有的诗歌沦为私人呓语,不同的诗人炮制出长着相似“面孔”的同质化作品。而这背后,傅元峰认为,最大的问题其实是:青年诗人,你活在哪儿,你自己的语言是什么?

在“诗歌应搏击时代激流”的共识基础上,本届诗会重新拾起文学的“个性”话题,呼吁丰富诗歌的审美面貌,审视文学的内在规律,促进当代诗坛的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

“我们需要你开疆拓土。”点评环节,诗人庞余亮对一位青年诗人恳切地说:“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

生活,你对世界的理解,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?可你用的是优秀诗人用过的字句,你的写作充满惯性、比如使用‘大词’的惯性。你要用自己的话说话,一直写到你绝望的时候——你就有了进步。”

语言创新的花朵,其根脉深植于对生活的真诚体察。庞余亮回想起自己1995年至2000年写下的一组反映底层生活的诗歌《理想生活》,没想到登顶《花城》当代文学榜榜首,在诗坛引发不小的反响。“那是我作为诗人的高峰期,我把自己的痛苦、迷茫、不甘全都写进了诗中,在‘不理想的生活’中追求‘理想生活’,唤起了很多人的共鸣。”

同样,当代江苏青年诗人的青春诗篇,也照亮了时代生活的天际。譬如大树的诗,诗人谷禾评价,他的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烟火气息,能时时见到自然、大地和奔波的人的影子,他通过对个体生命感知的书写,去共情时代和读者,对完美、美好生活的企盼,诗中流露的温柔悲悯胜过了一切诗歌的“功夫在诗外”。

然而,诚如诗人黑陶所言,深入传统、深入生活、阅读积累是重要的,但它们作为手段,最终是为了获得自我、介绍好自我,形成独特的诗歌面目,打造属于自己的鲜明辨识度。

“诗歌要从经验和阅读中走出,回到牙牙学语的时期。”傅元峰的观点鲜明大胆。“走出”并非摒弃经验和阅读,而是要警惕套路的抒情,或为个性而个性,青年应如婴孩般回归与世界的陌生关系,用未被污染的语言唱出新鲜的歌谣。

一如诗圣杜甫——杜甫之为杜甫不仅仅因为作为时代的书记员,他写下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等见证

的文字,也在于他沉郁顿挫的美学风骨,他独特的炼字炼句,他清晰的自我意识和宽阔悲悯的人格——强大的抒情主体“我”,使杜甫诗篇光照千古、永垂不朽。

而由杜甫,又引出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:青年诗人敢不敢变老?如何避免因年龄的增长、感知的钝化和生活的安稳,造成的创作活力下降?傅元峰提醒,写诗的动力不能仅仅源于青春期的“冲动”,诗应跟随每个个体存在意义上的生命“律动”,这两者间有肤浅与深厚的本质区别。时时感受、把握这种律动,才能“使信文章老更成”,才可能“使青春在老年依然等你”。

今年35岁的茱萸是江苏知名青年诗人。从这位日益成熟的诗人身上,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、诗人梁平看到了一代青年诗人对自己身份与天职的清晰认知。在《汨罗江畔诗圣遗踪》中,他重绘了屈原饱受漂泊折磨的人生轨迹,擦亮了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“求索”精神;在《李贺〈春怀引〉新释》中,他用自由诗阐释《春怀引》,企图在与古人诗思诗情的共振中让一首千年前的唐诗重生……茱萸正勇敢走出自我,自觉践行民族的精神传统。一如梁平所言,他把历史上的星辰编入了永生的小世界,“这个小世界将我们轻轻托起,比地平线高一点,使今人受到了光之眷顾。”

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梦想如何蕴藏于诗歌的面貌,诗歌如何跳出技术圈套、回到“人”、找到“人”,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表达与个人抒情,最终让诗歌与普罗大众连接,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赋能——这些紧迫的话题有待于青年诗人的努力。黑陶引用伟大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话语勉励诗坛后浪:“继续写吧,读吧,学习吧,战斗吧!”

“五个一工程”奖

江苏主创谈



歌曲《面朝东方》

既是表白,也是致敬

□ 本报记者 王慧

“我将面朝东方,心中想你安稳如常,飞花一季赢得百年留香;我将面朝东方,无数锋芒无限风光,你的希望就是我的信仰……”时而慷慨激昂,时而委婉优美,在青年歌唱家汤非深情款款的演绎下,歌曲《面朝东方》唱出了中华儿女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崇敬,带给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。

歌曲《面朝东方》是以新四军在生死存亡时刻,执行东进战略决策,开辟苏北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背景,打造的一首主旋律音乐作品。

2020年是郭村保卫战胜利80周年,80年前,被称为“东进序曲”的郭村保卫战,拉开了东进抗日的序幕,孕育了伟大的“东进精神”。如何呈现好这一革命历史题材,打造一部唱得响、立得住的文艺精品?2019年,扬州江都区政府提前谋划,邀请著名

词作家陈涛、著名作曲家王备操刀,并请来佳音频出、作品多次获得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江都籍著名歌唱家汤非演唱。

作为一位扬州走出去的歌唱家,汤非满怀对家乡的感恩之情,用自信坚定的嗓音,赋予了歌曲更多饱满的情感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儿时曾在郭村革命老区读过初中,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。演唱之前,汤非循着历史的河流而上,充分了解歌曲的历史背景,并和词曲作者进行了多次深入沟通交流。“每一部优秀音乐作品的诞生,都会经历难产的阵痛,《面朝东方》亦是如此。通过我和两位词曲家的多轮讨论,终于对这首歌的演绎达成了共识。这首歌凝聚了浓厚的爱国之情,我要将这种情感淋漓尽致地演唱出来。”

汤非透露,创作团队曾先后两次赴江都采风,对江都的红色文化、民俗文化、人文底蕴进行了深入调研和采访,心灵深受震撼。创作时,词作

家陈涛和作曲家王备对时代主题和人民情感进行了多重视角的观照,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致敬都融进了词曲中。谈起创作感受,王备表示:“《面朝东方》将一股热血唱给天下人听,把那种无惧风雨、无惧生死的英雄气概完全释放出来,彰显出不可阻挡的信仰力量。”

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时代的回响,歌曲《面朝东方》发布后,很快在各平台引发听众共鸣。“这部作品能在全中国‘五个一工程’奖评比中脱颖而出,其成功点首先在于选题重大,但相较于一些宏大叙事的作品,这部作品还特别以情动人,在一首歌里将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完美地融合了起来。”汤非说,每次唱完这首歌,自己也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洗礼。歌曲里的歌词,也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和承诺。“未来,我将继续坚守主旋律创作,真情演绎好江苏故事、中国故事,用歌声为家乡祝福、为祖国祝福!”

图书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



追问“樊锦诗何以成为樊锦诗”

□ 本报记者 冯圆芳

樊锦诗,1938年生,半个多世纪前告别未名湖,走进了西北大漠的茫茫风沙。

“我特别想知道,樊锦诗为何选择考古专业?她从哪儿汲取力量,以羸弱之躯坚守在条件艰苦的大西北?她如何接续常书鸿、段文杰等前辈的努力,为莫高窟的修复保护和敦煌学发展作出时代贡献?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告诉记者,走近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之前,她心头曾满是困惑。

怀揣100多个采访问题——关于“樊锦诗何以成为樊锦诗”——飞抵敦煌,顾春芳与心中偶像展开了十天的长谈。像漫游在另一条浩瀚深邃的生命长河,她从稍纵即逝的对话中捕捉富有意味的路标或节点,一点一点,解锁樊锦诗的心灵秘密。

1963年樊锦诗毕业于西北师大,北大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把她喊到家中,先泡了一杯咖啡,又郑重地让她撰写莫高窟考古报告,因为“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重要”。这份沉甸甸的嘱托成了樊锦诗日夜挂怀的“心

债”——40年后,《敦煌石窟全集》首卷终于完成。另一位对樊锦诗产生深刻影响的是业师宿白。“你怎么现在想起写考古报告了,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?”宿先生的一声棒喝,使樊锦诗不敢稍忘使命,也更明白了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的“守一不移”。

顾春芳发现,樊锦诗心灵的秘密也藏在一座座石窟、一幅幅壁画中。她在书中介绍,樊锦诗最喜欢第259窟禅定佛:从那安详的面容里,她悟出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,未来根本不确定,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,故此此时此刻,莫高窟就是“家”。

时间见证着大漠深处的奇迹。从“壁画在退化!”的魔咒日夜笼罩,到提出“永久保存、永续利用”的大胆构想,制作出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《千年莫高》、8k高分辨率球幕电影《梦幻佛宫》,上线“数字敦煌”平台、实现在线720度全景漫游浏览,让千年石窟走出来、活起来——翻开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,樊锦诗代表一代莫高窟人交出的完美答卷,徐徐展开。

这本书的成功背后,是江苏出版人的默默努力。当时,时任江苏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到北大拜访顾春

芳,了解到她手中的选题后,当即表示“这本书交给译林来出”。译林社人文社科中心主任陈叶回忆,为了使这部书稿能赶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出版,社里组建了一支编校骨干团队,制定了一张精确到日期的出版计划表,终于如期推出了这部诚意之作。

喜讯传来之际,顾春芳又念起了敬爱的樊先生。她对几个细节印象深刻:她喝完奶要把空瓶子带回去,洗刷好当作药盒;常年穿一件破旧磨损的外套,家人看不下去,又用真丝给她补了里子。和“抠”形成对比的,是她捐出高达2000万元的“吕志和奖”奖金:一半给敦煌,一半给北大。

“她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,有家国情怀,有对使命的忠诚和热情,毫不计较功名利禄、个人得失和环境艰苦,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高尚的乐趣,无限快乐和幸福。”顾春芳觉得,樊锦诗之为樊锦诗的终极秘密其实就藏在她的“心”中,“她一生的成就都源自她的心,她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她的心!”

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也记录下樊锦诗的思索:“真正的幸福,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,成为真正意义上那个自我。”

“三体人”,已经出发了

□ 吴雨阳

五年磨一剑。12月10日,由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国产动画《三体》终于在B站首播,当日播放量突破1亿,“追番(订阅)”量突破600万,迅速成为年度现象级国产动画之一。或许因为期待太高、等待太久,对于动画版《三体》,观众口碑不一,有不少人认为动画版制作水准还不够,或惋惜动画未能深度挖掘原作内涵。不过,该动画播放量依然在争议声中一路走高。毕竟,这部改编于同名小说的国产动画的播出,让“三体”这一中国最具价值的科幻IP开启了落地之旅。

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创作的小说《三体》,用恢弘的笔触描绘了地球文明以外的“三体文明”,展现了两个文明的信息交流以及各自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,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。

动画版《三体》第1集出现的就是书中的“名场面”,即众多粉丝烂熟于心的“古筝计划”:军方利用纳米飞刃切割了“降临派”的游轮,重创三体组织ETO。随后,史强、汪淼、叶文洁、罗辑等多个关键人物相继露面,各种冲突亦

随之而来……从目前的剧情看,动画版《三体》显然希望以更为丰富、复杂的视听语言去再现“三体世界”的故事性和想象力。而对于《三体》这类科幻小说来说,动画改编本就具有与众不同的意义,科幻作品中的高维概念和宏大场景,有机会通过动画创作的技术手段和内容创意最大程度地实现。

从部分观众对动画版《三体》的担忧中也不难看出满满的期盼。《三体》是亚洲首部获得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项雨果奖的作品,它的魅力不在于展开星际宇宙和呈现一个“人类英雄对抗外星人入侵”的好莱坞式故事,更在于其中鲜明的中国气息,和对文明的思考、对人性的刻画。实际上,《三体》原著所持有的立场,是冷静地站在地球和人类之外,以全新的视野平等看待宇宙间的文明。这种看似超然的态度,闪烁着深邃的哲学思辨。近年来的“《三体》热”,所体现的正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心和思考人类的未来,试图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

共同体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答案。因此,动画版《三体》不该仅仅止步于科幻动作片,它的核心价值更在于内在故事和文化内核。

从目前的剧集来看,动画版《三体》各个场景都着力呈现了中国元素。主人公罗辑、史强、叶文洁等角色,不仅有中国人的名字和面孔,还有着明显东方式的性格和行为;而城市场景中随处可见带有汉字的标语、广告牌,还有一些具有市井气息的过渡场景,如美食街、大排档等。在“三体世界”关于全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里,这些文化符号无疑让观众感到生活的熟悉感和心灵的归属感。

随着《三体》动画上线,围绕它的“全球共创计划”也已启动。腾讯视频的影视剧版《三体》已拍摄完成,游族网络《三体》系列IP游戏开发预计未来3至5年推向市场,流媒体巨头奈飞也发布了剧集《三体》幕后特辑。这意味着,《三体》动画的开播不只是为自身探路,更是为未来更多《三体》改编作品和中国动画走向世界蓄能蓄势。



动画版《三体》海报